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5/133
8 February 199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0、12和20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
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大使兼临时代办致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在此转递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对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提交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第九次报告(A/49/641-S-1994/1252, 1994年11月4日)的评论。

请将这些评论作为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10、12和20下的正式文件分发。

Vladimir Pavićević (签名)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
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提交的
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
第九次报告的评论

1994年12月
贝尔格莱德

绪 言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的这些评论是针对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第九次定期报告作出的。

一般性意见

1.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在其关于马佐维耶斯基第六次定期报告的评论中强调指出,特别报告员坚持采用的领土划分、名称和采用并不存在的行政单位(科索沃、桑扎克)是不能接受的。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8月26日给委员会主席的信中企图为他的做法辩护,说报告中所用地名与人权委员会通过的两项决议中所用地名一致,这是在颠倒是非。事实上,马佐维耶斯基报告是人权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的依据,如果报告不是那样写,就没有理由通过与他的任务规定有关的决议。特别报告员若希望他的报告被视为认真和客观,则所采取态度是难以接受的。关于这一问题,南斯拉夫政府坚决重申其在对第六次定期报告所提“一般性意见”中所持立场(E/CN.4/Sub.2/1994/45)。

2.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曾屡次指出它对各国际组织派团访问作为主权国家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所持立场。特别报告员对这种立场早已熟知。趁此机会不妨再重申,派团访问南斯拉夫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特派团的工作必须以平等原则为基础,即是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必须能够参与国际组织、尤其是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的工作。其次,南斯拉夫政府允许在其领土上工作的是那些承认其领土完整且其工作不仅是针对该国某些部分(如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实际做法)的国际组织代表。特别报告员采用了片面的做法,指责了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对另一些问题--包括因联合国不公平地施加制裁而使一些基本人权尤其是儿童权利受到侵犯的问题--则熟视无睹。

3. 特别报告员根据国际上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的态度的改变稍微调整了其立场。尽管做出了这些调整,特别报告员仍然在这份报告中沿用了以往的做法,一再重复他在先前的报告中已说过的话,不顾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针对他的指控所作的一些解释和提出的有关事实(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对于马佐维耶斯基报告的评论清单载于文件A/49/273和C/1994/864)。这充分证明这些报告在政治上有偏见和倾向性,因为这使人们觉得南斯拉夫一直存在着种种紧张情况,撰写报告时并

不具备任何诚意或积极目的。

4. 特别报告员这份报告的特点是：指控不确实，而且很象第六次定期报告，无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宪法》及我国的实在法规。在其就先前的报告提出的评论中，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对特别报告员就所审议问题采取的这种做法采取了坚决的态度。

5. 一般的印象是，这份报告也是按以往的陈词滥调撰写的，并没有考虑到国际上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看法的改变以及在我国中的最新发展。特别报告员依然死抱着他在第一份报告中所怀成见，不愿作出任何更改，尽管真相越来越明显。

对题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一章的具体意见

塞尔维亚共和国

人身安全和法治的衰落

6. (第166段)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有关当局和机构发现很难与特别报告员沟通，因为他寄来了内容和份量参差不齐的大批个别要求，有时一个月内寄来了好几批这种要求，而同时，他却定下了短到不切实际的答复期限。这样，特别报告员便可以不断在他的报告中答复指出没有收到答复。因此，特别报告员不但损害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形象，而且对于那些重视收到关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局势的客观反映和客观报道的联合国会员国也只是在空口说白话。略举一例便足以说明他的这种做法。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9月16日给予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联邦外交部长的信中提醒部长说，他的下一份报告将于1994年10月发表，请部长将他提出的、按五个小标题分类的各项问题作出答复。这些问题分别属于多个政府部门的工作范围，包括司法部、新闻部、内务部、教育部和联邦议会。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10月17日的信中告知联邦外交部长说，“我完成我的报告的截止日期是1994年10月19日星期三”，南斯拉夫政府的答复必须在“此前”收到。尽管我国在收到9月的第一封信后便立即向有关机关部门征求答复，但仍无法在这么短的期限内作出答复。

说来真稀奇，结果特别报告员自己也无法赶上同一个截止期限，这从他最后一份报告的日期可以证明。此外，特别报告员在该信中所说的“我对贵国人权状况的主要关切”的一些章节和问题并没有列入他的报告(例如：他信中所载的第3章以及特别报告员在该章提出的而在别的章节中处理的一些问题，如保加利亚少数民族的地

位问题)。

7. (第168段)特别报告员在这一段中指控“暴力不断和警察显然无能为力”是强词夺理和主观武断的,根本不值得一驳。相反,特别报告员未能为他的断言提供任何证据的事实倒是值得一提。因此,不妨说特别报告员的这些指控和“关切”目的在于引起报告读者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不满甚至怀敌意。

8. (第169段)特别报告员正确地指出警察“进行大量似乎无缘无故的身份和车辆检查”。但特别报告员似乎未经大脑便轻率得出结论说这种做法主要针对“少数民族成员和反对党”。首先,凡认为自己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局势方面的专家的人必然会了解到在各级政府掌权的是各个政党或政党的联盟这一事实,因此并不能说那些政党是反对党和那些不是反对党。其次,检查身份和车辆往往发现有些车辆是被偷的,有时还因此逮捕了犯有严重罪行的人。这种行动不但未受谴责,事实上反而得到市民的全力赞许。

根据统计数据,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的犯罪率在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警察和保安机关运作改善所致。至于过度使用武力,必须注意必要和过度使用武力之间的分界线事实上非常细小。偏巧目前犯罪者越来越残忍,有些保安机关的人员甚至因公殉职。

因此,所谓只针对某类市民(如少数民族或政治组织的成员)使用武力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在防止犯罪者从事犯罪活动或逮捕他所必要时才使用武力,并不论其宗教、民族或政治倾向。

9. (第170段)主管当局正在严办所有政府人员过度使用武力的案件。这些人或已受到惩罚或已送交法院审判,他们必须对违法行为承担一切后果。有些人已被停职、开除,罪行严重的人甚至被判长期徒刑。

民族歧视与政治歧视

10. (第171段)本段第一部分所载指控无文件证明且与事实不符。本段中关于一克罗地亚族人案件的指控在两方面也与事实不符:一、特别报告员得到有关这个案件的资料速度之快也许是人权事务委员会受理的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缔约国提出的案件中无与伦比的。二、特别报告员指控基于民族背景的歧视显然与Erceg先生载于申诉书中的自己看法有矛盾,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1994年11月8日在第927/1号函件中向特别报告员提供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的答复中便引述了这种看法。

11. (第172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指称“以法律行动歧视...如南斯拉夫军队法令的实施情况...”与事实不合。

《宪法》第17条规定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内允许有南斯拉夫公民身份的存在,南斯拉夫公民同时又是构成联邦的各共和国的公民。由此可见,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宪法生效的时候,只有构成联邦的各共和国的公民才能取得南斯拉夫公民身份,即是说,只有那些在《宪法》生效时持有塞尔维亚共和国或黑山共和国公民身份的人才合格。而且,根据《宪法》第134条,南斯拉夫军队由南斯拉夫公民组成。

鉴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宪法的上述规定,有必要在南斯拉夫军队法令的过渡性条文中作出规定,要求某类人提出南斯拉夫公民身份的申请。南斯拉夫军队法令第350条的过渡性条文的目的是要求南斯拉夫人民军队中的现役军官、尉级军官、兵员和非军事人员在法令生效之日接受转为南斯拉夫军队的专业军官、专业军士或在南斯拉夫军队中工作的非军事人员而没有南斯拉夫公民身份,必须在法令生效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南斯拉夫公民身份的申请。

由于迄今尚未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公民身份的联邦法律,南斯拉夫军队成员的公民身份便如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宪法公布时并非塞尔维亚共和国或黑山共和国公民的其他南斯拉夫公民一样,在关于公民身份的联邦法律通过时按照该法律予以解决。在此之前,南斯拉夫军队法令第350条所列南斯拉夫军队成员凡在该法令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塞尔维亚共和国、黑山共和国或南斯拉夫的公民身份者,将具有已满足取得公民身份条件的人一样的地位。在南斯拉夫军队中服役的人没有一个是因这一原因被停职的。

12. (第174和181段)既然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前身,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自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缔约国并遵守该盟约的规定。为在南斯拉夫人权情况方面举例说明这一点,不妨指出的是,在465,000难民中有100,000是穆斯林人或其他民族的人。他们与逃离战区的塞尔维亚人受到同等的待遇,并享有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家法律所授予的权利。我们承认在安置他们方面的确有困难,但这并非官方的态度所致,而是由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人民普遍贫穷及对其施加的制裁引起的其他客观问题所造成的。因此,尽管主管机关尽力向他们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援助,这些人的命运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其他人民的命运是分不开的。

13. (第176段):正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近几个月来,正式的工会和所谓的独立工会协调了它们的努力以促进工人的利益。南斯拉夫当局未听说过有人因作为工会成员而被解雇,何况在国际社会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实施制裁期间还有许多有

关工人权利的法令。根据这些法令,制裁期间不得解雇任何工人。只有当一个人拒绝接受符合其资格的另一份工作时,他才可能被强迫休假甚至最后被解雇。

由于第171、173和176段没有提出具体证据,我们只能认为特别报告员的指控是含沙射影,目的在于损害南斯拉夫法律和政治制度在政治权利与自由和给予劳动人民法律保护方面的声誉。

公民身份的问题

14. (第177段)目前正在起草一项新的公民身份法的提案,以适应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后的具体情况。提案将在1994年12月提交联邦政府审议,随后提交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议会通过。

条款草案将列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批准的国际文书和协定中所载的一切重要原则,保护特别报告员所指情况下的若干类别的人。

因此,凡登记居留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领土上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公民,均可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声明他们没有其他公民身份,从而取得南斯拉夫公民身份。此外,法律草案还规定可通过接受和收养等其他可能性取得公民身份。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公民也可取得南斯拉夫公民身份,但必须声明若取得这种身份,他们不会给该国的安全、国防或国际利益构成威胁。

至于特别报告员所指的那类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必须指出,除了新法律很可能可以解决他们的公民身份外,他们继续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享有充分的保护。他们目前得到的各种形式的保护已超出有关国际文件为这种情况规定的标准。事实上,这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享有的权利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公民享有的权利完全相同或几乎相同,在保健、社会保险、教育、就业等领域的权利尤其如此,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打算给予他们以南斯拉夫公民的同等待遇的意图。

难民的情况

15. (第178段)至于特别报告员所指“动员”难民参军的问题,必须记住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绝大多数的难民是塞尔维亚族人,或与塞尔维亚族人有姻亲关系或其他关系,因此他们并非人们所接受的定义下的难民,根据这种定义,难民往往还是外国人。另一方面,有些难民往往被安置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各个地方,对他们的合法地位则未加调控。有些难民则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认为只要抵达南斯拉

夫联邦共和国,就有权取得难民身份并受到保护。与此同时,他们仍然被斯普斯卡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当局当作自己的公民登记,并被它们要求自愿履行他们的公民义务。

特别报告员报导的事件从数量上来讲很少,远不是大规模发生。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难民人数的数据中便可见一斑。登记的难民中绝大多数是妇女(83%)和老年人,因此可予以所谓动员的难民人数微不足道。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以往曾多次指出,我国严格恪守《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系统中其他机构在难民国际法律保护事项上的各项决议和决定,而且我国今后也会继续这样做。

16. (第179段)塞尔维亚共和国在1994年5月和6月对先前取得难民身份的人的身份进行修改。这项工作并不是通过修订现有的难民法进行的,目的是为了刷新难民档案并使之系统化。因为在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战争爆发之初由于难民人数极多,难民身份往往是整批整批给予的。据南斯拉夫难民部门估计,在所有登记的难民中,约有8至10万人不太可能取得新的难民证。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会被剥夺一切形式的保护。因为尽管丧失难民身份会失去某些权利(如免费医疗保护权利和若干其他形式的难民援助),但他们之中很多人会继续留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因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当局将奉行不驱逐原则。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省的情况

17. (第184段)对所有被告均已提起诉讼。四名被控威胁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领土完整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成员同时又是科索沃民主联盟成员这一事实,难怪会引起人们对该政治组织真正目标的怀疑。不过,这份评论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人们对任何个人的行为抱有偏见,被告与他们所属政治组织之间是否真正有联系应留待法院确定。特别报告员应屏弃预先判断的做法,特别是因为以往的经验证明特别报告员的猜疑往往是凭空捏造而非根据事实。

18. (第185段)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省非法和私营学校条件恶劣纯粹是其阿尔巴尼亚创办人和所有人的问题。塞尔维亚共和国曾请阿尔巴尼亚族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回用他们母语授课的合法学校,即在他们自己放弃这些学校之前孩子们原先上的学校,旷课的学年也会得到承认。可是,在一些拒绝接受他们生活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且不愿意看到他们的文凭盖上官方印章的政治党派领袖的影响下,他们拒绝了这种表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有关国

际组织解释了这一情况,在它对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报告的评价中也三番五次地作了解释。可是,特别报告员对这些解释充耳不闻,继续支持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一些政治党派的立场,这样做,他自己将成为损害多代年轻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教育的帮凶,而且也不配作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样一个重要机构的特别报告员。

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情况

19. (第186段)关于特别报告员就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少数民族成员的教育问题提出的指控,有必要了解下列事实:

凡教学和其他条件所允许,中小学教育是以母语进行的。若缺乏这些条件,法律规定少数民族成员有学习自己母语及民族文化要素的权利。特别报告员说情况“有所”改善并不恰当,因为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少数民族以母语受教育的权利是根据最高国际标准受到保证的。在伏伊伏丁那自治省45个市中,分别有29个市的小学 and 27个市的中学用匈牙利语作为教学语言。

七个大专学院用匈牙利语讲学。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法律规定,凡教学和组织条件所允许,尤其是当有大量学生希望受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时,大专学校一级的学生有权受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由于希望接受这种教育的少数民族成员往往不够,因此不一定总能组织这种学科,何况征聘教员较少量的一些研究班花费过大。然而,应记往的其他一些事实是: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与少数民族在塞尔维亚共和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等的,凡条件许可,在大专学校中还另外组织了以少数民族语言讲授的研究班。此外,学校和大学的入学人数不是凭民族而是凭入学试的知识测验结果决定的。所以,指称塞尔维亚教育制度歧视少数民族是无确实根据的而且有民族主义的政治倾向。

以正式使用的任何语言(包括匈牙利语)提供的中小学教育均是免费的。

至于特别报告员指控少数民族在使用传播媒介方面遇到困难的问题,下述资料也许有助于他重新做出判断。

少数民族不但可以自由使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传播媒介,以它们各自的语言出版的报纸杂志和无线电及电视广播即使在目前因联合国的制裁整个新闻领域的经济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依然由国家给予补助。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中有65家报纸和50家杂志是以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的。在285,287个无线电及电视广播小时中,有44,800个小时是以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例如有17份报纸和4份杂志是在匈牙利出版的,有一个全日的无线

电节目以匈牙利语广播,匈牙利的 Novi Sad TV 电视台每天广播。

20. (第187段)由于无法提供任何其他证据,特别报告员再三举出一些事件,将其称为不许可的恐怖主义行为,并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和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正深入进行调查。这样做给人家的一个印象是,他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支持他事先便已确定的一个理论。

拉什卡地区的情况

21. (第191和194段)通过1993年10月18日起诉书 KT67/93号,新帕扎尔检察官指控新帕扎尔、谢尼察和图廷地区的25个穆斯林人犯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刑法》第116条规定应予惩处的威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领土完整的刑事罪以及犯有《刑法》第138条规定应予惩处的为犯这一罪行作准备的罪。

由于嫌疑犯为数不少,调查工作从1993年5月22日开始至9月底结束,这是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进行的。由于客观原因(即嫌疑犯人数),无法更早完成调查工作,何况还必须收集检察官和嫌疑犯或他们的律师双方要求的证据。

被告在民主行动党中的政治职位都不高,但其中有6人业经所谓桑扎克全国穆斯林理事会任命为高级军官,他们就是以这种身份组织威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领土完整的活动的。其他被告的任务包括按照“最高司令部”拟订的计划在新帕扎尔、谢尼察和图廷地区组织军事活动。有些被告并非民主行动党成员。

起诉书提出并在法律上生效后,审讯的组织工作便立即展开,但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开庭审讯。当时新帕扎尔地方法庭(塞尔维亚共和国内较小的一个法庭)所需的6名法官之中有一名出缺,因此必须请塞尔维亚最高法院从塞尔维亚其他地方法庭指派一名法官。审讯工作于1994年1月31日开始,5月25日恢复审讯,9月23日结束。裁决于1994年10月12日宣布。

新帕扎尔地方法庭五人会议宣判所有被告犯有被指控的刑事罪。被告作为非法的所谓桑扎克最高司令部最高统帅的人被判处六年徒刑。其他人被判处较短徒刑,他们均已释放以保释受审。

被告并没有向调查法官投诉警察在调查时用酷刑和精神折磨迫他们签署关于他们计划进行武装叛乱的供词。

必须指出,在调查法官审问之前,被告均已被告知他们的其他权利,诸如答辩权和取得医疗服务的权利,但从正式记录看来,他们多数谢绝审问时有辩护律师在场,尽管所有被告都有辩护律师。

新帕扎尔地方法庭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在拘留期间被剥夺必要的医疗服务。相反,他们在拘留期间的医疗记录说明他们一旦提出要求,便可得到适当的医疗服务。

黑山共和国

22. (第193)起诉书KT 5/94号是于1994年7月21日对21人提出的。这些人被控诉犯有与《黑山共和国刑法》第1款有关、《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刑法》第116条第1款规定应予惩处的威胁我国领土完整的刑事罪和第204条第2款规定应予惩处的非法拥有武器或炸药的刑事罪。审讯工作于1994年9月26日开始,随后继续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审讯不但公开,而且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列席,对审讯的进行并未有任何申诉。

特别报告员无确实根据的指控给人们的印象是,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把黑山共和国内务部开展的调查程序说成是诡计和审问因而属于无效,从而对证据的有效性提出疑问。

下述事实可推翻特别报告员关于“假”供词是在“酷刑下”被逼签署的指控:在被告身上和家里找到5支“M-53”、“M-42”和7.62毫米机关枪;2个“佐利亚”M-70火箭发射器;27支“卡拉什尼科夫”AP M-70和M-56自动步枪;9支M-48步枪;7支“天蝎式”自动步枪;12支狙击步枪、16支“汤姆生式”手枪;34个炸弹;25包可塑炸药;110根“Vitezit”型经济爆炸药;一个累加“tromblon”型地雷;2座无登记的无线电台;数千发不同口径的步枪和手枪子弹;大量炸药和雷管。此外,还收集到证据,证明从新帕扎尔民主行动党一级到地方一级均设立了所谓的“安全部门”,其组织结构全然是以军事组织原则为基础,其活动是针对预先选定的目标开展的,任务是为脱离联邦作准备并建立一个独立的“桑扎克”国。还有关于所谓的暗杀小组的确凿证据,这些小组是在“安全部门”指挥下行事的。

因此,我们可以相当理直气壮地问,世界上是否有任何国家可以容忍这些活动,特别报告员是否应当把被告的证词说成是“假”的和在“酷刑下”被逼签署的。也许他会把同样的罪名加到法国身上,因为最近法国便逮捕了一大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从事同类的活动,法国政府也找到同类的证据。

特别报告员无疑会想知道下述一些事实。黑山共和国司法部在监督拘留所工作时一直与该所保持联系,获知被拘留者得到相当不错的待遇。在审问被告后,黑山共和国副总理兼司法部长访问了Bijelo Polje 拘留所并当着被告辩护律师在场与其

中一些被告讲了话。没有任何被告申诉他们受拘留所当局虐待,而是说他们得到的待遇不错。由于这些声明是以书面写下来并经被告签署,其内容可供查证。国际红十字会也指出他们对被告在拘留所的待遇感到满意。

在法庭审判之前便先下结论会危害司法,而当这种结论是特别报告员下的话,不言而喻是为了严重损害有关国家的政治声誉,而不是真心诚意地关心违反人权的行为。

23. (第197段)黑山共和国“独立”工会的情形已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对特别报告员报告第176段的评论中作了解释。

然而必须指出,在工人的社会、法律和劳动地位方面的问题上以及在工会感兴趣的所有其他问题上,黑山共和国政府和工会保持着密切和适当的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政府也有其本身的社会计划,通过巨大的努力来解决各类受影响人口(包括失业者和被迫休假的工人)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无疑会知道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失业和强迫休假日益增加”是由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实施的不公道和不人道的制裁所造成的。因此,与其要求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承认侵犯工人和工会的权利并鼓励“黑山政府确保”这些权利“受到尊重,以和平方式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或罢工”,倒不如把精力放在撤消这些制裁以改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经济情况和工人状况上,因为实施这些制裁才是对他假仁假义要促进的权的最公然的违反。

结论和建议

24. (第198段)特别报告员关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警察似乎不愿阻止和控制暴力行为和骚扰”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他们工作的结果证明事实刚好相反。通过压制由穆斯林出身的成员组成的一些恐怖分子集团的活动、通过逮捕一些性质极其严重的刑事罪罪犯和通过其他一些旨在维护公共和平与秩序的活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警察当局防止了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共和国的情况再次在塞尔维亚或黑山发生。这样做时,他们保护了我国全体人民的基本人权(主要是生命权利),并防止战争扩大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领土上。

25. (第199段)特别报告员在这一段中断言“过度使用武力”与他在报告中“指称”的情况(尽管没有确实证据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证实那些情况)是前后不符的。我们还认为,特别报告员对每个被逮捕的人的具体情况不了解,无法判断在这些情况下是否“过度使用武力”因此只能靠被逮捕的人的一面之词。

26. (第200段)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法庭是独立的。它们裁定政府当局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任何法人或自然人若认为他们的某些权利(包括既得权利和劳工法和合同法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他们可以采取种种法律补救方法,对国家机关工作的规律性提出争议。

南斯拉夫政府将一如既往,通过主管当局不遗余力地确保劳资争议完全按照实在法解决,实在法中并没有任何基于宗教、民族、政治或其他信仰予以歧视的规定。

特别报告员在这一段中提出的要求无论从报告案文还是实际情况来看都是不必要的。

27. (第201段)特别报告员关于在拉什卡地区和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暴力入屋搜查和这种搜查应予以停止的结论是自相矛盾的。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入屋搜查都是未经宣布和事先征求同意进行的,搜查证必须有,强制行为或至少威胁采取强制行为是免不了的。

28. (第202段)特别报告员促请第三国不要“把流离失所在国外的人送回”他们的原籍国“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配合他在报告中给人们造成的一种错觉,即认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中存在着对少数民族的威胁。

29. (第203段)如果派视察团的国际组织改变它们的立场并允许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恢复正式成员资格和参加这些组织的工作,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会重新考虑它拒绝让国际监测员在其领土内视察的决定。

XX XX XX XX XX